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4n0461

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461 [No. 462]
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上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精舍，與大比丘眾俱，比丘千二百五十，菩薩萬人。
爾時，佛於迦利羅講堂上坐，與無央數百千之眾周匝圍繞而為說經。於是，文殊師利與五百菩薩，及諸天釋梵、四天王眷屬，俱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遶佛三匝，却坐一面。
文殊師利白佛言：「向者世尊，為說何法？願天中天，尊崇所講。」
賢者須菩提承佛威神，白文殊師利：「向者世尊說弟子事，願今上人說菩薩行。」
文殊師利答須菩提：「一切弟子、緣覺所行，非菩薩器，焉用問為？」
曰：「願解說，審是器者，當聽受之。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尊者須菩提！為知何者是器？云何非器？」
須菩提曰：「其諸弟子每以聲音而得解脫，我等豈知是器非器？今請問之，願樂欲聞。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其有出於冥者，皆非佛法器；假使於冥為現照明亦不墮冥，救護眾生不與冥合，一切所有造佛法器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得限而學學法已成，視一切人，見不與取，其意恐懼心厭穢之，畏諸三界不以喜樂，則為非是諸佛法器。設御當來未行數千劫，周旋三界而無恐畏，於三垢而無心，欲樂於生死，譬如遊觀園囿、講堂歡悅一切，所有往來無有六事，是謂為佛法器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菩薩現在愛欲而無欲樂，示現瞋怒而無恚害，示現愚癡而無闇冥，示現凶弊剛強屠魁而無塵垢。現在三界諸無御者為之正導，於憒亂中順而不荒，於貢高者謙卑為禮，為諸群生除其重擔，教授一切令三寶不絕，得三達智而普示現，此謂為是諸佛法器。」
於是，須菩提問文殊師利：「諸法等耳，俱共同舉本際一也。是器非器，何得知乎？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譬如陶家，泥土一等，作種種器，皆共一處合而燒之，或受醍醐、或受麻油、或受甘露蜜、或受於不淨，其泥一等無若干也；如是，須菩提！諸法同等俱共一也，其本際一，從緣起

行則有差特，彼醍醐油器喻弟子、緣覺，甘露蜜器謂諸菩薩，不淨器者方如下賤凡夫之士也。」
又問文殊師利：「可令諸有器為非器不？」
答曰：「可使非器耳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以何因緣？」
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其受一切欲塵之器住在有中，若復有能斷諸欲塵，是悉非為佛法之器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器者有何高下？」
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器者無高無下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？文殊師利！器無高下？」
答曰：「實無高無下，用法所住無高下故，則為牢堅之器。假使有高下行，則知是為破壞之器。唯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非是一切藥草樹木萬物之器；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為一切佛法器，亦無有餘器。譬如地上生樹，虛空能受令長大器；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發清淨等意，承智慧度無極而得長育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云何菩薩而得長育？」
答曰：「譬如虛空之所長育，菩薩亦然；虛空及菩薩，終無增益亦無損耗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是語何謂？」
答曰：「不增塵垢、不損佛法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塵與佛法有何異乎？」
答曰：「譬如近須彌山者，光明同照令現一貌皆為金色，菩薩如是，以智慧光明消諸塵垢，使同其貌為佛法色。唯，須菩提！是故諸塵皆是佛法，智慧明者當作是觀等無有異，一切諸法是謂佛法。」
又問：「曷云一切諸法皆為佛法？」
答曰：「所作如諸佛所為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，文殊師利！如佛所為？」
答曰：「如本末亦然，其如不增不減，是謂為如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何謂為本？云何為末？」
答曰：「本者空、末者寂，是謂本末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空之與寂有何異乎？」
答曰：「譬如金之與寶，寧有異無？」
須菩提曰：「其物一等，但名異耳。」
答曰：「如是，空以寂寞但名異耳，智者不著於字數也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何謂癡相？云何黠相？」
答曰：「如佛所教，因緣為癡相，法義為黠相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何所為因緣相？」

答曰：「十二因緣相；則，須菩提！為因緣相也；彼若有念造便有想知，假使無念造無想則不現知；彼癡者有念起，是等即有言說知；黠者無念造，則無言說知；彼若無所住便普遍至，是賢聖行於行有行，無行者非是賢聖行。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何謂為賢聖？」
答曰：「賢聖者，謂御空而無跡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一切法，寧復是無垢空等御不？」
答曰：「然。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何緣爾乎？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譬如眾水歸于大海合為一味；如是，須菩提！無垢空等以御諸法，皆作一味，用脫眾生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何說解脫？」
曰：「云何須菩提！何緣有礙？」
曰：「用無智故而有礙。」
答曰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用度無智故說解脫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一切諸法而無有異，何從得是有智無智之說？」
答曰：「譬如夏月熱時說水，冬日寒冷亦復說水，其水無異；如是，須菩提！用想不清白而有塵垢，以有塵垢便有無智說，作淨想者便無有著，以故有智說彼諸正士，而無中間有智無智之說。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其義遠行？」
答曰：「用有二行故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文殊師利！義者難見？」
答曰：「為離智慧眼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義者難受持？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不可得取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其義難知？」
答曰：「用不解故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義者難了？」
答曰：「已離諸覺意故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義者難說？」
答曰：「為空等故。」須菩提曰：「義者無思？」答曰：「用無想行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義者無念？」答曰：「是故無言說。」須菩提曰：「義者無賢聖？」答曰：「是故離想願。」須菩提曰：「黠者現智義？」答曰：「是故不自見。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若如來曰：『求利義而不得義，不求利義而得義。』為誰說是章句？」
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其利義無有得。彼若有求欲得義，於義則無利義，其義者為寂義；彼若身意念欲求得利義，是為於義不得利義，如佛言曰：『不求義而得義，求義者反不得義。』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奚為佛言一切法悉非法？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唯然，須菩提！世尊說譬喻經言：『當除斷所欲法，況於非法耶！假使斷者，其法即為不非法之謂也。』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云何文殊師利！佛法寧復是非法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佛法者無興盛，其不興盛是謂為法。如佛言曰：『一切諸法，皆為非法。』」
須菩提曰：「未曾有也，甚難及。文殊師利！新學菩薩聞是說，而不恐畏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有四事，師子之子聞師子吼，而不怖懼衣毛不豎。何等為四？一者、其種姓真；二者，為師子所生；三者、蒙尊者所育；四者、不著諸有。是為四。如是行者，為如來種誠諦菩薩也，如來所生為法所進，過於弟子、緣覺之上，則非其類。彼聞說一切法終不恐懼，在所講說一切所語，而無畏懅衣毛不豎，心不懈怠亦無疑怯。又，須菩提！鳥子飛行在於虛空，寧有恐耶？」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住於空界，彼聞諸法而不恐懼，於一切法亦無畏懅無所疑難，用了諸法故，聞諸所說，不恐不懅而無畏怖。」
文殊師利謂須菩提：「從何致畏？」
答曰：「用貪見身故，而有恐畏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菩薩以知貪身，於一切法所說不畏，亦無怖懅。」
須菩提問：「文殊師利！假使菩薩了寂，不貪身云何得道？」
文殊師利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菩薩不見得道知貪身，設使菩薩見得道知貪身者，是故不得道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為行大善權用，菩薩見貪身不得道？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菩薩蒙智慧善權，為是菩薩聖性，以故菩薩知貪身不得道。譬如取大利斧斷截大樹，段段解之還著故處，續復如故終不蹙地，如是菩薩有智慧善權為聖性，以故菩薩知貪身不得道。或時天大雨樹生茂盛故，有莖節枝葉華實，有益一切；如是菩薩，行大悲慈知貪身者，現生三界種種形類，隨其色貌以益眾生。又，須菩提！或作暴雨疾風吹墮其樹，菩薩以大智慧，放柔軟大雨，在佛樹下便復現墮。」

爾時，世尊讚文殊師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師利！快說諸菩薩智慧善權而為聖性，乃如是乎為說大慈大悲法行。今，文殊師利！且復聽我所言。譬如有國既強且大，雲霧四起，放大熱石欲焚其國，所有草木皆當被燒，復雨洪水滂如車軸，令諸草木普得生長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菩薩雨於智慧善權，方便示現入一切愚癡凡夫之士，教授諸冥現賢聖行，為生死奉律人示義令悅。

「譬如有香樹，其根香、莖香、枝香、葉香、華香、實香，各各別異；如是菩薩以智慧事自然之性，隨一切人之所欲，從其本行而為說法，各令歡喜其心開解，不捨大悲之本。

「譬如大摩尼珍寶，名曰釋迦惟羅迦，天帝釋著此寶時，照其被服、婇女、舍宅、講堂、宮殿，一切皆見清淨光明，大明月寶亦無念也；如是菩薩明慧之果，清淨解脫如明月寶，普現諸義永無想念。」

佛言：「文殊師利！譬如有大明月寶，名曰施一切願，隨眾所欲，皆令具足而得所饒，施諸願寶亦無念也；如是菩薩清淨如寶，具足眾生諸所欲願，其菩薩者亦無想念。

「譬如虛空之中，有大火起復放大雨，其於虛空不寒不熱；如是菩薩處三界火中，若在寂寞無為之界無寒無熱。

「譬如彼虛空中，令生毒樹，復生藥樹，其毒樹者不害虛空，其藥樹香無所除淨；如是菩薩，以善權方便，入諸毒樹令得成就，以藥樹莖節護諸根本，眾垢塵勞不著菩薩，除淨諸根亦無所淨，俱入二事無所沾污。

「譬如穿漏之器，但補一處令不得漏，捨餘不補而皆穿漏；如是菩薩，所住常定具大神通無有異漏，有所住者便現別異之漏，示現出生隨一切本而為說法。

「譬如騏驥高足強而有勢，守護馬畜不貪衛己；如是菩薩，立大慈悲強而有勢，超越諸力救護眾人，不自念身。

「譬如猛師子者，百獸之王無所懼也，唯畏大火；如是菩薩，亦無所畏，畏墮弟子、緣覺之地。

「譬如伊羅漫龍王，雖為畜獸皆能示現清淨變化，悉是帝釋本德所致；如是菩薩，假使墮於畜獸之中，則能現說諸清淨法，隨其本行而開導之。

「譬如鑽木出火明珠放光，其於二者俱有所益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其有初發意及坐佛樹下後當發意，此二菩薩，俱除一切眾垢之塵燒諸勤苦。

「譬如諸樹種種各各有名，其色不同、枝葉各異、華實不相類，此諸樹者，皆因四大而得滋茂；如是菩薩，奉若干行積眾德本，皆用成道意，悉勸助一切智而得成就。

「譬如轉輪聖王在所至奏，七寶、四種兵皆悉從之；如是菩薩，得善權方便智慧度無極，無所不入，一切諸道品之法皆悉隨從。
「譬如羯隨之鳥王，假使墮於羅網之中，續出哀音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設使菩薩而墮樔窟，未了佛法不壞貪身、不出三界，續作師子覺吼，說空、無想、不願之法，講無造起滅之事。
「譬如羯隨鳥王在山頂住而不肯鳴，得其輩類乃聞鸞音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有菩薩入諸弟子中，不講不可思議佛音，在諸菩薩中乃說菩薩事，講佛不可思議之音。
「譬如隨藍之風，不能持地固閻浮利及樹木講堂舍宅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一切弟子、緣覺，不能堪忍無思議佛法名字，及佛神通清淨變化，有信而無疑者，非自功德所致。皆佛威神而令得信。
「譬如日之光明照淨不淨，亦無喜悅、亦無憎惡，日月殿舍無冥沒時；如是菩薩，放智慧善權光明，與弟子、緣覺、諸凡夫士共周旋從事，不用在弟子中而歡喜，不以在凡夫之士而為愁悒，亦不失菩薩權慧之場也。
「譬如忉利天上晝度樹初生葉時，諸天見之皆悉歡喜，心念言：『晝度樹不久當有華實，而得成就。』如是，文殊師利！假使菩薩一切所有施而不惜，諸佛世尊歎是菩薩，不久當得佛法華實施諸群生。
「譬如其樹柔軟根株深固，雖現曲椀終不恐墮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若有菩薩恭敬禮事於一切人，終不恐墮弟子、緣覺之地。
「譬如水墮地流；菩薩如是無有憍慢，從一切智稽首自歸。
「譬如大海立於地中最為始成，皆含受一切江河諸流；如是菩薩用無慢故，得立一切佛法之頂。
「譬如大明月珠，名曰照明，諸所欲得皆從中出，眾明月珠無與等者，悉皆照諸明月珠寶其明不減；如是菩薩，教授諸弟子、緣覺，令得入律不墮彼行。
「譬如曼陀勒華柔軟妙好，其香周匝聞四十里；菩薩如是，以聖賢智發大慈悲，普遍眾生令得安隱。
「譬如曼陀勒華，若有病者聞此華香其病即愈；菩薩如是，以大慈大悲香行，遍至除解一切塵勞之病。
「譬如無有佛時，優曇鉢樹無華有實；未有菩薩不出佛法之華。
「譬如阿耨達龍王，假令雨時遍閻浮利；如是菩薩，若放法雨皆遍一切人民蠕動。
「譬如阿耨達大淵流出四江，悉歸于海常而得滿；如是菩薩，流四恩行以具足滿大智慧海。
「譬如未有大海時，閻浮利人得自然小摩尼珠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未發菩薩意時，皆承用弟子、緣覺法寶。

「譬如其有色像者，皆有四大；菩薩如是，諸所說法皆欲度脫一切令入法門故。
「譬如樹木生於山澤之中無益眾人；弟子如是，畏生死難無益一切。譬如大城中央而生藥樹，多所療治於一切人；菩薩如是，入大慈悲發一切智，其以寶意多所饒益一切群生。
「譬如天雨之水不能久在；弟子如是，教授說法而不久立。譬如春月大流水無減盡時；菩薩如是，教授說法而得久立。
「譬如冬生山中樹，若有斷截者，應時疾生；如是，文殊師利！佛之所現作，如來雖般涅槃，三寶之教猶不斷絕。」
於是，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未曾有也，世尊！是諸菩薩名德之行，巍巍無量莫能稱焉。向者如來講說誠諦功德，是亦難及。假使菩薩聞如是德義，而不歡喜亦不愁悒，是為甚善！」
佛言：「菩薩本清淨所致，是故聞說一切德義不善，不愁。」
須菩提問佛言：「何謂為本淨？」
世尊曰：「無我之本、無壽命本、無貪身本、而無愚癡恩愛之本，是我所非我所本，如是菩薩，於此諸本而行清淨。」
須菩提又問：「世尊！何謂為淨？」
佛言：「無取、無捨是謂為淨；不起、不滅是謂為淨；無思、無想、無穢、無潔是謂為淨；無高、無下是謂為淨；不作非不作、不冥亦不明、無塵垢亦無諍亂、不脫亦不縛是謂為淨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無生死亦無泥洹，彼何謂為淨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為淨，不念泥洹、不遠生死，爾乃為淨。譬如虛空為淨，無有淨虛空者，如是行者為清淨；彼無有為作清淨者，若聞此不恐畏是謂為淨。」
佛言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有淨法者耶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從本已淨。」
佛言：「聞諸所說不著言說是謂為淨，著於無審者，豈可謂淨乎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法界為自然淨，而有等知。」
佛言：「云何？須菩提！可知法界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可知。」
佛言：「假令法有知便生，即為異法，彼為求法界，其法界亦不了知法。」
佛言：「設使，須菩提！無有知餘法界解脫，其知法界者不得解脫，如是云何了知法界？」
爾時，賢者須菩提默然不答；於是，文殊師利謂須菩提：「云何，賢者！世尊有教默而不答？」

須菩提曰：「所以默者，用本不發無上正真道意故。所以者何？弟子之辯有限有礙，菩薩辯才無限無礙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法界寧有限礙不乎？」
答曰：「法界無限無礙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假使法界無限無礙，賢者曷為言默而礙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其欲知盡法界者，便以言說而為罣礙；若有了知法界無量不可盡者，聞其所言則不為礙。」
又問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至於法界為有盡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可盡，法者普門，以故法不可盡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設使法不可盡，云何賢者說法而礙？」
答曰：「我限弟子所講說法而有盡礙，觀於佛界而無有量，講說法界而無盡時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云何？須菩提！法寧復有境界說乎？其有於法作境界者，說法則有分數。」
答曰：「吾不說法有境界、法無境界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曷為，賢者！說若干境界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向者本說弟子之辯有限有礙，菩薩辯才無限無礙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云何，賢者！得明慧耶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如是得明慧。」
文殊師利又問：「賢者，云何言默而礙？」
答曰：「用弟子不能了知一切人根故，用言說而作礙耳。菩薩辯慧曉眾生本，是故不以言說而為罣礙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世尊辯才之慧無有往來，其智慧想寧有限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！其智慧者，無罣礙相、無所住相。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假使智慧無罣礙相、無所住相，何故賢者而默作礙？」須菩提曰：「尊者舍利弗，佛所稱歎智慧為最，當問此賢為仁解說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欲聞我說文殊師利所講法乎？今欲宣之。所以者何？吾曾聞智，昔者文殊師利，於無央數百千佛前說法，令諸大弟子默而無言。又憶往時，吾與文殊師利共出東遊諸佛國，度無央數百千佛土，有世界名喜信淨，其佛號光英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，今現在說法。有大弟子名曰聖智燈明，智慧最尊。適見如來閑居宴坐，其聖智燈明弟子，即踊身往第七梵天，其聲遍告三千大千世界，為一切說法。吾與文殊師利俱至彼國，及諸無數百千菩薩十萬天皆俱，侍從文殊師利，欲聞法故。
「爾時文殊師利，便往光音天上謦揚大聲，其音普遍三千大千世界，動魔宮殿滅諸惡道令得悅信。於是聖智燈明大弟子，聞彼洪音

即大恐怖，尋便躃地不能自制，譬如隨藍大風起時，有所崩墮莫能自固。聖智燈明於時恐怖，衣毛為竪得未曾有，往詣光英如來所，白世尊言：『唯天中天！誰為比丘色像出大音聲？我聞其音怖不自制，即便躃地，如隨藍風起靡不摧落。』其佛告言：『有菩薩名文殊師利，得不退轉，以神通聖樂明慧之力來至此國，欲見如來稽首作禮講問諸義。向者曜形於光音天，舉大洪音，普聞三千大千世界，震動魔宮除滅惡道，皆令喜悅。』其弟子白佛言：『願欲見文殊師利。唯，天中天！得覩正士如是之等，則為幸甚。』

「時，光英佛即作感應，請文殊師利；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及諸天，從虛空中忽然來下，往詣光英如來佛所，稽首佛足遶佛三匝，各以神力化作法座而坐。

「爾時，光英佛問文殊師利：『仁者何興到此世界？欲何觀採？』文殊師利白佛：『欲見世尊，稽首致敬啟問法事，故來至此。』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！云何觀如來而為淨見？云何禮如來？云何問訊如來？云何講問？云何聽受如來所說？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觀諸法寂為清淨見如來。為清淨觀，亦無身無意無心、無禮無敬、無卒無暴、無壞無住，不常得、從空生、無心行、常寂寞，如是為觀如來。而無我，不作等色，亦不以等為等，不以邪為邪，而一平等。諸佛世尊法身俱為己身，亦見入法身所見、亦無見無所見、亦無遠無所近，如是為禮如來。而作寂寞問，無有想念、亦無見有法、亦不見無寂寞法，我者已寂，於一切法便默，作平等問、不迷惑問。其有欲問及問者，彼無有二，求度無極，所問淨三道場，如是為問訊如來。如無去問無沈浮，所言柔順可如來意，悅諸眾會不著他心，以是所問，令無數人立於道義，不捨德鎧至坐佛樹，如是聽講為問如來。』

「於是光英如來、正覺讚文殊師利童子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仁者如是，為見如來稽首作禮講問法義。』於是，文殊師利問聖智燈明大弟子：『尊者，云何見如來稽首作禮？云何問法義？』答曰：『唯，文殊師利！我不及此亦非其類，弟子以音而得解脫，不了是事。』又問：『云何賢者，意而證時，言是信證而解脫耶？』答曰：『文殊師利！我麁說耳未講深義。』

「又問：『何謂講暢深義之平等乎？』答曰：『不御平等、不導深義。』又曰：『何說起滅空義無深，而得空義無平等想？如是為一審諦，則是深入誠實之義。』曰：『新學菩薩，聞此言者得無恐懼？』文殊師利答曰：『仁者今已恐懼，況於新學。』聖智曰：『無能恐我者。』答曰：『向者何為恐懼？賢者未厭解脫乎？』曰：『非不恐、非無厭而得解脫也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用賢者本恐懼俱合，以故說仁今已恐懼，況新學耶！』問文殊師利曰：『菩薩何因而得解脫？』曰：『致無恐懼而不穢厭。』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！此言何謂？』答曰：『不畏億百千魔及官屬，為一切說法而無疲厭，不畏積功累無量德，植無數慧所行不倦。』

「時，彼會中有諸天，各持種種奇異之華，用散文殊師利上，悉俱言曰：『文殊師利所止頓處，則當等觀，是則如來為正威神，文殊師利所在擁護，以一切德救濟眾人為講說法。』

「於是，文殊師利謂聖智燈明弟子：『世尊歎詠耆年智慧，云何智慧有為無為乎？假使有為則為起分，設使無為彼亦造相。』答文殊師利曰：『諸聖賢所念，但講無為。』又問：『無為寧有念說耶？』答曰：『無也！』

「文殊師利又問：『諸聖賢何為講說無為之行乎？』爾時，聖智燈明弟子，默然無以加報。於是光英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告文殊師利：『為是眾會講說法門，令諸天聞受其法，眾菩薩聞立不退轉，逮無上正真道。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其正法門者行寂寞，於寂門無言說，以恬然為清淨。』

「時彼眾中，有菩薩號曰法意，在於會坐，問文殊師利：『設使如來說婬怒癡事時，豈是寂寞法乎？其恬然門寧為靜泊清淨法耶？』文殊師利答曰：『仁意云何？婬怒癡焉在？從何起乎？』曰：『從念起想而有。』

「又問：『想念從何起？』答曰：『從習起。』又問：『習者從何有？』答曰：『從我所非我所而有。』又問：『是我所非我所從何起？』答曰：『從貪身有。』又問：『貪身復從何起？』答曰：『用住吾我故。』又問：『吾我從何起？』答曰：『文殊師利！吾我者，不見所住，亦無有處亦非無處。所以者何？普至十方求於吾我不可得也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如是，族姓子！其有詣十方欲索法處，亦不可得亦不可見。所以者何，彼法寧有門不？』答曰：『有無門之門。』文殊師利曰：『我以是故，言諸法門悉寂寞，一切所說而淡泊門，靜然而致清淨。』

「說是語時，八千菩薩得不起法忍。爾時，文殊師利，廣為眾會說法，便從坐起而去。用是故，須菩提！當了知此，無有弟子及菩薩者，吾等莫能當其辯才，豈敢堪任與文殊師利講法談乎！」

爾時，賢者須菩提問舍利弗：「仁者復見文殊師利，有何異神通變化，往來遊諸佛土？」

舍利弗答須菩提曰：「我憶念昔者曾與文殊師利共遊諸國，有佛土火起而燒剎，便有自然蓮華遍布具足，文殊師利蹈上而行，或有滿

火其火柔軟；譬如細靡之衣、好食美味香，如栴檀塗身及衣臥具，從其佛國於虛空中，自然化作梵之宮殿立之嚴飾。時諸菩薩入坐其中定意正受，或有佛國而現興盛，發一切信得致佛道，行無蔽匿之慈普救眾生。何謂為佛道行無蔽匿之慈？以一切人有婬怒癡塵勞之火，若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，三垢以斷為眾說法，以慈哀心定意正受，是謂佛道行無蔽匿慈。

「唯，須菩提！吾時獨處心自念言：『我為住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神足力與文殊師利等矣。』於是文殊師利知吾所念，來謂我言：『當用賢者舍利弗神足共過此世界。』吾盡現神力越度大火，晝夜精進行積七日，與文殊師利越彼佛國，然後到第二三千大千世界，其剎亦燒火炎甚廣，周遍佛土，文殊師利便住於彼，謂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當承誰神足度彼世界？』吾答：『當以仁者文殊師利神足度是佛土。』於是文殊師利發意之頃，令其世界滿布蓮華，便即度去，謂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神力孰踰？』吾答曰：『雀以蠶蟲，比金翅鳥鳳凰王，至於二者不可相方，金翅鳥王一舉無數我身，譬如蠶蟲雀耳，神力相超其猶如是。』文殊師利謂我言：『曷云仁者舍利弗獨處心念：「文殊師利神足及我神足等焉。」』文殊師利曰：『效之於今，何者為智？』吾答曰：『弟子止處其限未斷無所比，自見止處限斷而遂平等。』文殊師利讚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唯，舍利弗！如若所言，昔者住世有兩仙人，止頓海邊，一人名曰好妙法，一人名曰施信安，其好妙法，得仙五通以用自娛；施信安，以言說神呪飛行虛空。時兩仙人俱從海邊，欲共飛度巨海周旋彼岸。彼施信安心念言：「其好妙法神足與我等矣。」然後復共飛度大海到女鬼界。

「『爾時羅剎鼓人妓樂，施信安仙人聞其樂音及見女鬼，即便恐怖從虛空墮地，不能復識海邊居處；於是好妙法時愍傷之，右手舉之還故所止。』文殊師利謂舍利弗：『爾時，好妙法仙人者，則吾身是；施信安仙人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彼時耆年誠非其類自謂為等，今亦如之。』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我復憶念，曾與文殊師利南遊諸佛國，越無央數百千佛土，有世界名諸好莊飾，佛號德寶尊如來，詣彼佛土，欲見世尊稽首作禮。文殊師利謂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寧見此諸所共度佛國不乎？』我答曰：『已見矣。』文殊師利問吾：『舍利弗！如何見此諸佛土？』我答曰：『或見滿火者，或不具足者，或自然如虛空者，或以神足而立。』又問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當何以觀是佛國？』吾答曰：『其滿火者當觀滿火，其不具足者視之為不具足。其如虛空者當覩如虛空，其以神足立者當瞻以神足立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如舍利弗境界，所講說亦然。』我即問文殊師利：『仁者如何觀諸佛國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，舍利弗！一切佛界皆為虛空之土。所以者何？悉如幻化。所現滿火而不具足，如虛空自然以神足立耳。曷云來起此之因緣起分之行？虛空無緣常自然住，如是諸塵勞污著意心不立淨。

「『譬如恒沙佛國悉皆被火不燒虛空；如是，舍利弗！一一人犯恒沙諸不善本積眾殃惡，其意終已不立清淨。若男子、女人能入淨法界者，無有所住及諸覆蓋亦不作想，無能令其意有所受住，是謂無所受住法門。以一門了御諸法皆受諸法，不生眾蓋而蔽法意亦無善惡。』如是，仁者須菩提！文殊師利神足變化，所在說法吾目所覩矣。」

爾時，賢者阿難謂舍利弗：「唯，仁者！我亦更見文殊師利於祇樹園所現變化。吾憶念昔佛遊舍衛給飯孤獨精舍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菩薩萬二千俱。時，大淋雨雲霧黮闇至于七日七夜，其有比丘得大神通，普行一心解脫之門，定意正受雖不得食，以三昧三摩越而以自立，其未定意及正受者，晝夜五日斷不得供，身體羸劣而無氣力不任見佛。吾心念言：『是諸比丘或不存命。』我時詣佛所而白言：『諸比丘眾斷不得食，餓來五日，羸頓虛劣不能自起。』佛告我言：『阿難！汝往語文殊師利，為說是事，用比丘僧故。』

「我時受教，往詣文殊師利之室。時，文殊師利為釋梵四天王說法，吾將是事告文殊師利：『佛遣我來令仁立檀。』文殊師利謂我言：『阿難！並設座具，時至撾揵搥。』我即受其教，出敷床座訖，還至其室，欲知文殊師利出精舍不？文殊師利故在室住更作化，為釋梵四天王說法，有三昧名行入諸身定意正受，出其精舍，入舍衛城分衛。

「時，魔波旬即心念言：『今文殊師利為師子吼入城分衛，我寧可亂文殊師利所立功德。』魔即化令舍衛城中長者、眾人、無迎逆文殊師利者，亦不與分衛；於是文殊師利所之家居，皆見門閉無出迎者。時，文殊師利即知魔嬈固，化梵志諸長者，即作誠信之願：『假我一一之毛，所有功德智慧所現具足；恒沙世界滿其中魔，不及吾身一毛之德，審諦如是而不虛者，魔之所化即當消滅，使魔自往告諸街里及四徼道，令長者梵志施文殊師利分衛之具，惠此人者其福最大，若有供養三千、大千世界諸有著人百千歲，不如施文殊師利福第一多。』

「文殊師利適發是願，尋如所念，一切門戶皆為之開，人悉自往迎文殊師利，弊魔入諸街里家家唱令，及四徼道使諸凡民長者梵志，施與文殊師利供具者其福最大。若供三千大千世界諸著之人百千歲中，施以諸安隨其所欲，不及善與文殊師利分衛其福德最厚。於

是，文殊師利化所得食盈滿應器，種種甘美其味各異，味味殊別不相錯入，過踰足請千二百五十比丘、萬二千菩薩，鉢中所變其如是也。

「爾時，文殊師利分衛周已，出舍衛大城，魔即侍隨。是時，文殊師利於中道住持鉢著地，謂魔波旬：『汝且舉鉢在於前行。』於是波旬從地舉鉢而不能稱，白文殊師利：『我實不能舉搖此鉢。』文殊師利告波旬曰：『卿有力勢神通無極，以大神足擎舉此鉢。』於是波旬盡現神力了不能稱，變化舉鉢不能令鉢離地如髮。

「彼時波旬得未曾有，謂文殊師利：『有山名曰伊沙陀，發意之頃，我能以掌跳置虛空，今此小鉢而不能稱。』文殊師利謂魔波旬：『所以不能舉稱鉢者，卿每自以比諸菩薩大人，力著此鉢，故不能舉。』文殊師利於是從地舉鉢，授魔曰：『波旬！汝執此鉢且於前行。』

「爾時，波旬甚自厭苦，舉鉢纔勝，魔為自在諸天中尊，與萬二千天俱，眷屬圍繞在前持鉢，稽首文殊師利足。諸天謂魔波旬：『仁者曷為持鉢在文殊師利前，譬如侍者？』波旬答諸天曰：『不當與強者共爭。』又問波旬：『仁者亦有大神通無極之力，何故不堪？』

「於是波旬承文殊師利聖旨 ，雖為尊天由無所堪，波旬答諸天曰：『魔力者為癡，菩薩力者為智慧，魔力者受諸見而住立，菩薩力者曉解大空；魔力者欺詐，菩薩力者誠實；魔力者是我所非我所，菩薩力者大慈大悲；魔力者婬怒癡門，菩薩力者三脫門；魔力者終始往來生死，菩薩力者不生不滅不起法忍。』天魔波旬說是語時，諸天眾中五百天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三百菩薩得不起法忍。

「爾時，文殊師利及魔波旬，持鉢置講堂上。賢者阿難亦不察之，飯時已到，亦不見文殊師利從室出，時心念言：『文殊師利得無欺諸比丘僧？我宜孚往白世尊言：「時今已到，文殊師利不出其室。」』阿難即往白佛：『不見文殊師利出其室。』時，佛告阿難：『汝寧察講堂上不乎？』阿難白佛：『唯然，世尊！已見滿鉢之食在講堂上。』佛告阿難：『汝撾揵椎聚比丘眾。』我白佛言：『唯然，世尊！大比丘眾其數甚多，一鉢飯食何所足乎？』佛言阿難：『且止，默然而行。假使滿三千大千世界中人，百千歲共食此飯終不耗減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師利聖旨 神化，令此鉢食無有盡時，文殊師利智慧具足神通所立，興造布施以度無極。』

「阿難受教即撾揵椎，會眾比丘，一鉢飯出種種滋味，餚饍甚美甘醲無量，譬如眾器各盛殊異若干之味，皆以供養諸比丘眾及諸菩薩，悉得充滿，其鉢之饌如故不盡。

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上

佛說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下

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

「於是，天魔波旬念欲嬈固文殊師利所饌供饍，化作四萬比丘，著弊壞裂衣、垢穢臭處持破鉢住、胸背悉露、面貌醜惡、跛蹇禿僂，心懷遑懅而坐眾中，亦復持鉢受種種供，其鉢飯食亦不減盡。波旬所化比丘而極大食，鉢無缺減，文殊師利現威神之變，令諸化比丘鉢食常滿，摶食在口噎不得咽，手食向口手齊口止，而皆躃地不能自安。

「於是，文殊師利問魔波旬：『此諸比丘，何故不食？』波旬答曰：『今諸比丘將欲死矣，得無以雜毒食與之乎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無毒之人，豈復行毒耶！身無垢穢，寧以垢毒用與人耶！有婬怒癡是則為毒，於菩薩懷來法品律儀者無此眾毒。所謂之毒，用者無黠恩愛之著，是我所非我所見，因緣罪福名色所行，不等而造所緣，有我見人諸蓋受住貪身著念，有諸種受諸入，住在三界，有取有受、有卒有暴、有往有來，貪身為礙有壽命，近著想念清淨瞋恚蔽立，不了十二因緣之本。諍訟諸見無斷自見，有念有知輕慢，有淨想不淨想分數眾事，謂足觀有無及諸業諸恩愛，是我所無所行，畏於空。謂有二欲度二想，於無想有墮想，無有願起無想，無有得作有想，於無行行起種說想，起二欲作度想，於菩薩法品為非法想，為邪見行有正法觀想，於惡知識為善友想。亂佛行誹謗正法，自貢高無所救護，鬪訟罵詈至誠為妄語想，虛欺為誠諦想，犯諸婬欲為住想，於諸有為安隱想，於生死為教授起見想，壞泥洹之所現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波旬！如是像法行為是毒，於佛法教而無有也。甘露教為佛教一，安隱教為佛教二，無放逸教為佛教三，無怨恨教為佛教四，無受住教為佛教五，正法藏教為佛教六，無諍訟教為佛教七，無所起教為佛教八，彼我無執教為佛教九，不誹謗教為佛教十。

「『救念擁護教為佛教一，寂寞恬然無所生教為佛教二，以淨復淨澹泊無所然教為佛教三，以正懷來平等明教為佛教四，無怒善立教為佛教五，尊復尊積諸善本教為佛教六，已脫復脫教為佛教七，化諸異道教為佛教八，一切眾欲慧者無有也此教者則為佛教九，無終始死生教為佛教二十。

「『定意教為佛教(本闕一法)二，意止教為佛教三，平等斷教為佛教四，一切諸惡無所造神足教為佛教五，身意寂無有二根教為佛教

六，為眾信最力教為佛教七，一切塵勞無現不現覺意教為佛教八，普了覺體解道教為佛教九，所行無衍寂寞教為佛教三十。

「『恬然無爭教為佛教一，來諸解脫審諦教為佛教二，無怒辯慧教為佛教三，法義無分離非常苦空愁悒教為佛教四，有讚歎罵詈者而無我教為佛教五，降伏諸道令得靜然教為佛教六，至無為心度無極教為佛教七，度彼諸岸發善權教為佛教八，以慈悲護群生教為佛教九，無害意愍哀之教為佛教四十。

「『脫諸所有被德鎧教為佛教一，無所樂無所造無所語敏教為佛教二，所作已辦興智慧教為佛教三，無貢高諸念不斷三寶教為佛教四，發菩薩意安一切令清淨教為佛教五，用不起諸有故。』

「說是語時，其諸天子從魔波旬來者，五百天子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俱而說曰：『唯，世尊！我等亦當如是奉佛法教。』佛時便笑。賢者阿難問佛言：『何因緣笑？既笑當有意。』佛告阿難：『汝為見此諸化比丘不乎？』阿難答佛：『已見。』佛言：『後五濁弊惡世，臨法欲盡時，當有是輩比丘，不知厭足，所行不善，衣服不能自正，其性卒暴而不安祥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阿難！彼時比丘，食飲無恭敬，作種種誹謗，欲得奉事捨律犯禁沙門，以袈裟掛掖，現在不敬諸尊長比丘，所從往來所為迷亂，為人多病，便作沙門求安名聞，但索恭敬不念志法。彼時之世，於我法中當有此輩，無所見人行不清淨，諸天皆當愁憂，弊魔悉當歡喜。』

「阿難問佛：『魔何故喜？』佛言：『是諸正士自起魔事，非魔波旬所嬈得便也。所以者何？弊魔不求懈怠者便。其有比丘，精進修行如救頭然，波旬求此精勤者便。以故，阿難！當勤力精進莫有懈怠，當得未得，當成未成，當得明諦除諸不審，降魔官屬興如來教，奉受正法供養經義，是我所教也。』

「說是語時，五千比丘皆放身命而般泥洹：『我等不欲見法亂壞時。』坐於虛空身中放火還自闍維，數千天子共供養其骨。二百比丘遠塵離垢諸法眼生，二百比丘得無起餘漏盡意解，三萬二千諸天得柔順法忍，釋梵四天王及諸眷屬皆叉手往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願佛久住而廣教授，莫令我等見法亂壞滅盡時。若有逮聞說是經法者，終不懈怠亦無眾垢，不著諸受意行無所住，亦不起諸魔事，亦無有我無所求，如賢者舍利弗、文殊師利童子所現神通變化講說經法。』其乃如是我爾時自所覩見也。」

爾時，賢者大迦葉謂舍利弗言：「我亦見文殊師利神通變化，仁者且聽。佛得正覺未久，我初下鬚髮時，文殊師利來詣此世界，從寶英如來佛國而來，欲見世尊稽首作禮。

「時，佛在舍衛祇樹之園給飯孤獨精舍，文殊師利盡夏三月初，不現佛邊，亦不見在眾僧，亦不見在請會，亦不在說戒中。於是，文

殊師利竟夏三月已，說戒尚新時來在眾中現，我即問文殊師利：『仁者！三月為所在耶？周旋所奏乎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，迦葉！吾在此舍衛城，於和悅王宮采女中，及諸婬女小兒之中三月。』我心念言：『何緣如此等人，與吾清淨眾僧共為臘佛。』吾即從講堂而出，撾揵[木*遲]，欲逐出文殊師利。

「時，佛告文殊師利：『仁寧見摩訶迦葉撾揵[木*遲]不乎？』文殊師利白佛：『已見，世尊！欲逐出我故耳。』佛言：『文殊師利！仁自現境界神通變化，無令迦葉起亂意向仁。』於是，文殊師利有三昧名曰現一切佛及國土，應時以是定意正受。文殊師利適三昧已，尋見十方恒沙世界，各各悉有摩訶迦葉，年老手執揵[木*遲]而撾之，欲逐出文殊師利。

「佛告迦葉：『汝何緣撾揵[木*遲]乎？』迦葉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文殊師利盡夏三月，而靜不現，潛去止宿藏匿之室，故撾揵[木*遲]欲逐出之。』時，佛從身皆放大光，通炤十方，謂我言：『迦葉！汝且觀十方。』應時視十方無央數不可計世界，自現其身年老，往十方佛邊而撾揵[木*遲]，欲逐出文殊師利。復覩諸佛邊，各有文殊師利住。佛告我言：『大迦葉！汝欲逐出何文殊師利？欲出十方無央數不可計佛邊文殊師利耶？欲逐此文殊師利乎？』我即慚愧，便欲持揵[木*遲]置地而不能也，盡現神力，揵[木*遲]不肯墮地正住不動；如此祇樹，十方佛國亦然無異審諦自在。

「世尊告我言：『自歸文殊師利乃得脫耳。』我即遙禮文殊師利，揵[木*遲]乃墮地，便前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『願世尊赦我所犯殃咎。唯，天中天！吾已見文殊師利所現，假使我欲講說文殊師利智慧具足無有盡時，菩薩境界之行而無限量，我以無智故撾揵[木*遲]。』佛告我言：『如卿屬者所見，十方佛國中文殊師利在於佛邊者，文殊師利普於諸佛國，三月不現，教授眾人。』佛言：『迦葉！文殊師利於此舍衛城中，開解五百女人，教化和悅王宮中采女，令得不退轉於無上正真道，使五百童子及五百童女立不退轉，當逮無上正真道，令無數人得聲聞及生天上者。』

「我即問佛言：『文殊師利為說何法？所度人民乃如是。』佛告我言：『汝自問文殊師利，為說何法能度爾所人？』我即問文殊師利。文殊師利答我言：『唯，迦葉！隨一切人本而為說法令得入律，又以戲樂而教授眾人，或以共行，或以遊觀供養，或以錢財交通，或入貧窮慳貪中而誘立之，或現大清淨行，或以神通現變化，或以釋梵色像，或以四天王色像，或以轉輪聖王色像，或現如世尊色像，或以恐懼色像，或以麁獷，或以柔軟，或以虛，或以實，或

以諸天色像。所以者何？人之本行若干不同，亦為說若干種法而得入道。唯，迦葉！如是之比說五種法而得入審諦律。』

「我問言：『仁者為度幾何人？』答我言：『如法界。』吾又問：『法界為幾何乎？』答曰：『如虛空界，諸法及虛空界、人種亦如是也。此人種、法界、虛空界，而無有二亦無二造。』我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！我雖見有佛，將為得無所益乎，亦不能有所教授度脫人也。佛法為空無人，何者有教度脫乎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，迦葉！譬如有人得熱病，其人作種種譋言囈語，或有人見謂言：「此人得鬼神病。」便有良醫，來飲病人湯藥，其疾即愈，不復譋言囈語。於迦葉意云何？寧有鬼神及天從其人身中出不乎？』答曰：『不也，以飲湯藥故其病得愈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如是，迦葉！其醫於彼，而多有所益耶！』答曰：『唯然。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如是，迦葉！世間人憙欺詐者則為熱病，起貪著心無有我，謂有我想流墮生死。是故諸佛世尊，有大慈悲具足之行現出世間，為斷二事及諸想行，以善權法令入法門，為除我想無他想又斷欺詐，為眾人說法，為除一切想，令不復樂入吾我及他人想，得度無極而致無為。於迦葉意云何？彼寧有吾我人壽命般泥洹者不乎？』答曰：『無也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唯，迦葉！當知是義，所以有佛者何？其覺常現正義，不以起故，亦不用律故，欲覺度著無審塵勞者也。』迦葉曰：『甚難，及菩薩勤行如此，擁護眾生救濟一切不捨德鎧，亦無所著亦不諍亂，清淨自然度於無為，用群萌故而被德鎧。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然，迦葉！以故菩薩被大德鎧。』迦葉又曰：『願文殊師利說諸菩薩德鎧。』文殊師利曰：『菩薩有三十二德鎧行，菩薩被是德鎧往來周旋。』『何等為三十二？』

「文殊師利言：『唯，迦葉！一者、菩薩入無量生死德鎧，擁護終始所為自然相；二者、度無數人德鎧，無有吾我想；三者、供養無量佛德鎧，皆為法身相；四者、諸逆德鎧，如呼聲之響相；五者、護一切諸佛德鎧，法界平等相；六者、降一切魔德鎧，於諸塵勞為清淨相；七者、以正法化諸異道德鎧，若有若無了入十二緣無根本相；八者、一切所有施而不惜德鎧，願入一切勾跡共相習樂相；九者、為一切眾生積累戒忍功德德鎧，而無所造相；十者、普弘有所至德鎧，為無所到相；十一者、大精進力德鎧，身意空寂相；十二者、一切而為一心法身定意正受德鎧，除一切諸著相；十三者、無所罣礙智慧度無極德鎧，諸無黠所有恩愛為清淨相；十四者、大善權方便德鎧，普現一切行相；十五者、大慈德鎧，無所傷害相；十六者、行大悲德鎧，視五道得如處空相；十七者、大喜悅德鎧，無有厭足相；十八、者大護德鎧，於苦樂不動轉相；十九者、具足諸

願德鎧，觀脫如掌無所疑相；二十者、不思一切蓋德鎧，諸冥無有跡相；二十一者、四大五陰所起德鎧，如幻法化現好妙相；二十二者、四種如供視毒蛇德鎧，法界為平等相；二十三者、諸入如空聚德鎧，諸身無復罣礙相；二十四者、三界所有德鎧，不起有念相；二十五者、審諦受諸有德鎧，無所起相；二十六、者大勇猛德鎧，為不退轉相；二十七者、大通達德鎧，隨一切人行而施藥相；二十八者、大導師德鎧，示現三道相；二十九者、不斷三寶教德鎧，皆現諸佛慧化普示義相；三十者、一切諸法無所受無所生德鎧，得不起法忍相；三十一者、得住無動轉地德鎧，皆降伏過弟子緣覺相；三十二者、莊嚴道場德鎧，為一心行平等智慧，於一切諸法如審正覺相。唯，迦葉！是為菩薩行三十二大德鎧。若有信受是三十二德鎧者，可使四大有異，其菩薩終不可動轉於無上正真道。』

「迦葉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！諸弟子於是德鎧而無有一？』文殊師利曰：『以是故；唯，迦葉！諸弟子不得被大德鎧。於迦葉意云何？其勇猛大力之人所被鎧，下劣不肖之子亦被是鎧耶？』迦葉曰：『不也。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，迦葉！菩薩所被大德之鎧，一切弟子、緣覺不能得被彼德鎧也。』說是諸菩薩德鎧時，三萬二千諸天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」迦葉謂舍利弗：「唯，賢者，文殊師利童子神通變化說法所現乃如是矣，我目所覩也。」

爾時，賢者邠耨文陀尼弗謂舍利弗：「唯，仁者！我亦見文殊師利所現變化。憶念昔者佛遊維耶離時，與六萬比丘眾圍繞供養於佛，是時，我定意正受觀諸異道，見無數百千人當得度脫者，我便詣諸異道所而說法。聞吾所講而不受行，不念著意，誹謗形笑罵詈恚怒，在彼三月，不能教授開解一人也，厭而捨退。

「時，文殊師利化作五百異道人，自以為師，與五百眷屬俱，詣薩遮尼揵弗所，前稽首禮而立一面，白言：『我聞大師功名遠稱，吾故從他方大國來詣維耶離，今者大師是我世尊，當為和上願見勅教，當頂受其命覩如瞿曇，吾未曾聞大沙門說柔順妙法。』彼時，審裸形子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仁者不久即當了我法律之行。所以者何？用至心故。』於是審裸形子自告其眾：『汝等當與此五百學志俱悅和合通同為行，轉相受法化等共學經義，假使此五百人有所說，卿等便當諦受善思念之。』

「爾時，文殊師利與五百學志等輩，聚會稍現其行審諦功德戒，遂踰於本而普自現。於其中間讚說三寶，亦復歎詠審裸形子正德之行，捨是因緣所講便默而止。時外道人異日更會，文殊師利言：『如我等，仁者經書所說諷誦講義，以是觀之，沙門瞿曇有審諦德。所以者何？生大豪家種姓具足，父母苗裔清淨帝王轉輪聖種，一相有百福功德。我聞初始生時，釋梵奉敬皆動天地，三千世界而

無受取，墮地而行至于七步，舉手而言：「我為天上、天下最尊，當為眾庶斷生老病死。」龍王吐水，釋梵共浴，諸天人民弦鼓伎樂，放大光明休息眾惡道，一切諸根皆而具足，及於其本不具足者。皆令群生去塵勞恚，悉使安隱，相師梵志豫說瑞應：「若在家者作轉輪聖王，假使出家便當得佛，則為法王而轉法輪。」然後棄國捐王在佛樹下，降伏億百千魔及官屬。致得正覺便轉法輪無能當者，為諸沙門、梵志、天龍、鬼神、梵天及世間人民，說經講義，上中亦善其竟亦善。所謂上亦善者，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；中亦善者，其意甚諦，戒禁具足，超踰眾智；竟亦善者，以得脫空無想、無願之法門。又上亦善者信寂無放逸，中亦善者意得定而等一，竟亦善者以見正智而了慧。又上亦善者於佛得無壞信，中亦善者於法得無亂淨，竟亦善者於眾僧得無敗信。又上亦善者不從他音聲，中亦善者而念寂靜，竟亦善者為聖賢平等見。又上亦善者為斷苦除集，中亦善者奉行八道，竟亦善者而盡滅取證。是為諸弟子上亦善、中亦善、竟亦善也。』

「文殊師利曰：『諸菩薩上亦善者為遵大道意，中亦善者不樂小道意，竟亦善者勸助一切智。又上亦善者於諸眾生而發等意之慈，中亦善者用一切人故不厭大悲，竟亦善者喜悅護等意之行。又上亦善者，為攝諸犯戒，令諸貢高無行之人進奉正義，其亂性者令得平等行，為除邪惡之智；中亦善者，謂施戒忍精進一心智慧；竟亦善者，以承六度無極勸一切智。又上亦善者行四恩教攝於眾人，中亦善者不惜身命而救護法，竟亦善者不墮諸冥滅盡。又上亦善者持心如地奉菩薩行而無合會，中亦善者於慧則不動搖立不退轉，竟亦善者心無所著得一生補處。是為諸菩薩上亦善、中亦善、竟亦善也。』

「於是，文殊師利為諸異道而應說法，令五百人遠塵離垢諸法眼生，八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。爾時五百化人，便於地五心自歸舉聲言：『南無佛歸命覺。』諸異道人，亦復效諸化人於地五心自歸言：『南無佛歸命覺。』天帝釋尋時雨心華曰：『汝等持此華供養世尊。』

「於是，文殊師利與大眾俱眷屬圍遶，往詣迦梨羅講堂，上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。諸外異道及眾弟子，以此眾華用上正覺，遶佛三匝却住一面，五百化人承文殊師利之德，前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我等不敬見佛，如來者法身，我等不欲聞法，法者不可得；我等亦不用眾僧功德，世尊賢聖之眾無合會行；我亦不用佛功德，其法界者無有德衍；我等不用世尊妙御，一切諸法永寂無御；我等不用如來土地之義，其解脫者已離華葉實；我等不欲知苦義，其願無二；我等不欲斷習，一切諸法真無有習，我不欲行道，其道以離行

非行；我等不用盡證，諸法皆為永寂；亦不用止意，一切諸法住無所住；不用平等斷德，非德為非常生死而致眾行。

「『我等亦不用神足，無猶豫行亦無狐疑，無往來起生；我等不用諸根，信得諸根為失義；我等不用力，一切諸有萬物無力悉羸劣；我等亦不用覺意，諸有永空無所覺；我等亦不用道，無數無世亦無求非利；我等亦不用寂滅，亦不澹泊；我等亦不有度世智慧之見；我等亦不求識義，如是為常有解脫義法界而無縛；我等亦不用沙門義，寂志者以超諸六所礙；我等亦不斷梵志色像，如是為梵志，亦不斷誹謗；我等亦不用比丘，其自然者無所壞；我等亦不用諸度無極，如是六入為滅盡；我等不用止足，何為行無止足？

「『吾亦無所欲，我亦無所厭足，如也；於法無所受，於言亦無言，如也。無有身無意無說，我等亦非無住，如是三界皆平等。吾等亦非無所習如也，無樂亦不等見，我等亦無閑居，一切三界而無有行閑居。吾等亦不行空，亦無所行，如也。所舉為者亦空，吾等亦不乞丐，如也。以除諸想，我等亦無生死畏，如也。審諦平等見，吾等亦不婬怒癡，亦無誹謗，如也。亦不想念亦不無想，吾等亦不斷塵勞之行，悉無所著為應自然。我等亦無有身亦無所出，如也。是身非身，吾等亦不觀，往見亦無，如也。

「『尊發相我等亦不除諸瑕穢，平等非常苦樂清淨吾我自然解脫，吾等亦不度使水，如是我輩不見此際彼岸，我等亦不斷他亦不求等度，如也。空言解脫無念，我等不受處無所起無所求，欲其本際無所起住，亦不除猶豫，亦不疑於寂志，我等亦不無正心嫉妒以脫於信，亦不欲斷言說，如也。以脫過去亦無想念。唯，世尊！吾等亦不欲度無為，一切諸法皆寂而無為。』

「說是語時，二百比丘得無起餘漏盡意解，二百比丘從坐起，皆得四禪避易亡去，最後得諸未得，說是言：『一切世間悉亂，用說此法故。吾等本聞柔軟而應所講，今者所說法不入律行，亦不是世尊所教化。』於是，邠耨文陀尼子白文殊師利：『唯，文殊師利！此二百比丘從坐起避易亡去，說是言：「乃講是法為亂一切世間。」』文殊師利曰：『唯邠耨！有是緣講說此法，為亂一切世間。所以者何？唯，邠耨！世間之本者謂身五陰四大六入，著畏生死願求無為，不知以為生死所受取，亦不得柔順無為。如愁憂於生死中，無所樂亦無泥洹，其不畏忍無所亂四諦無住，若有所著便為迷亂，亦無空諦四事無住。於道無諍亂著於經，欲得道則為二，以有二則為亂；於是，平等者一切法則正，假使無二以無二則無亂，有行求是我所，則為憍慢貢高，已有貢高則為亂。設使不有所著，非有所作，亦無等造，亦無邪作，亦不作亦非不作，亦不樂度亦非不樂度，是為無亂，以無亂則無二。而世尊言曰：「我不與世間

諍，世間與吾諍。」所以者何？如來以斷諍亂之本。何謂諍亂之本？是誠信，此欺詐。故世尊曰：「誠諦之語有何言？欺詐語者為何說？其有無平等無偏邪，彼有何言說謂有清淨？」』

「爾時，文殊師利於亡去二百比丘前，中道化作大火，皆遍滿彼佛土，諸比丘所欲越度，皆見滿火，亦不能超火；欲以神足飛行過虛空，見空中有普鐵網，亦復見大水遍十方，恐懼衣毛為豎，遙見祇樹道徑，遍布青蓮華、白蓮華、黃蓮華、紅蓮華，及覩眾人大會，即自迴還至佛所，欲聽受法，入祇樹，到迦梨羅講堂，詣佛所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「邠耨問：『此諸比丘眾賢者，去至何所？從何所來？』諸比丘答曰：『唯仁者，吾等以得阿羅漢，諸漏為盡，所作已辦，而得一心，逮神足度無極。從此文殊師利聞說亂法故，從坐起而捨去。吾等適行，見佛國中皆滿火，亦不能得度大火，我等故還問世尊，何謂羅漢盡漏之地？』

「爾時，佛告邠耨曰：『若不自在供事於火，欲得度火者，此則不得過，墮在見網欲度鐵網，立在愛欲沒溺之行，欲得度大水，此不可得越過也。所以者何？邠耨！此諸比丘，未脫婬怒癡火故，豈能度大火乎？墮在見網，豈能度鐵網耶？在恩愛沒溺之中，寧能度大水耶？』佛告邠耨：『其水火鐵網無所從來亦無所至，則是文殊師利所現變化也。如是，邠耨！其婬怒癡及諸見恩愛，無所從來亦無所至，悉從想念他念及邪之行為本，用起吾我及他人等色像，無吾、無我、無所受，彼獨行等行却亂意，發一心寂定積功德行，專志亦無所得，亦無所念亦無所著，入於一心起念經法。

「『何等為法事？何謂為法緣？如審諦觀已有癡因緣便起行，已有行因緣便起識，已有識因緣便起名色，已有名色因緣便起六入，已有六入因緣便起習，已有習因緣便起痛痒，已有痛痒因緣便起恩愛，已有恩愛因緣便起受，已有受因緣便起有，已有有因緣便起生，以有生因緣便有老病死啼泣愁憂，其苦惱不可意曰生焉，如是為與大苦惱俱會，是謂從癡得長養身。愚癡已盡其行便滅，其行已盡諸識便滅，諸識已盡名色便滅，名色已盡六入便滅，六入已盡其習便滅，所習已盡痛痒便滅，痛痒已盡恩愛便滅，恩愛已盡所受便滅，其受以盡所有便滅，其有已盡起生便滅，老病死愁悒不可意悉盡，如是其大苦惱即除。

「『為得平等逮無為，無合會得寂寞，彼過法亦不滅，過去無黠亦不滅，當來無黠亦不盡，現在無黠為用念，無清淨寂即立無黠，所念靜黠無黠則不立，已無有立則為永寂，是謂無黠盡。彼以念靜盡觀四大之身，是為愚癡之身，譬如草木，假使有意有心有識，無色亦不可見，無有聲亦無言說，譬若幻亦無內亦無外，亦無二中間亦

無得，比丘作此靜寂念者，於一切法為無所起，已無有起，彼則為真空義。』
「說是語時。其二百比丘得無起餘漏盡意解。
「爾時，薩遮尼揵子，失其眾弟子，與五百眷屬俱，往到祇樹迦梨羅講堂上，詣佛所與世尊揖讓談語，白佛言：『我數數聞沙門瞿曇以幻蠱道迷亂轉他弟子，今者乃自覩見，文殊師利壞我眾會，增益沙門瞿曇弟子；如是，世尊！為用邪行受取，不復來詣我受教勅，亦不諷誦，不用吾語言，亦不受命著心。』
「彼時有道人，名闍耶末，在眾會中坐，是薩遮尼揵親厚，於道中謂尼揵子言：『且止，無得於佛起無淨意，亦無得於佛、諸弟子及文殊師利心懷亂意，用是故得無利之義，長夜不得安隱，當趣勤苦惡道。尼揵子且聽，今欲說譬喻。譬如愚癡之人欲得醍醐，行求酥持水著瓶中，搖動其瓶，終竟疲勞厭極，亦不能得醍醐；如是，尼揵子！諸異外道所行亦爾，雖行學道不能斷邪行。譬如大瓶中水不能出醍醐，不奉如來上妙法律之行，死墮地獄。譬如，尼揵！有智者人黠慧明哲，欲得醍醐而行求蘇，彼以乳酪持著瓶中而動搖，之便生醍醐，用乳酪故則成醍醐；如是，尼揵！其有於如來法中，若白衣及出家學道，至心信佛法喜行精進，即疾得賢聖解脫，如從乳酪而致醍醐。譬如，尼揵！有人從他家借百千瓦器而破壞之，便以寶器還償其主，主寧恚罵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也！』曰：『如是，尼揵！諸外異道弟子譬如瓦器以故破之，於如來所更造法寶器，不當瞋恨罵詈。譬如，尼揵！眾人有導師，而無善權方便，將大眾賈人詣邪惡道，若有導師為善權方便，悉將眾賈人出邪惡道詣著正道。如是，尼揵！卿等諸師，以於邪徑不了道義，將無數人墮於惡道，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知道解義，將無量人出於惡道而著正路。』
「於是，尼揵自將卿眾而去。彼時萬二千人與尼揵子俱去，其餘者皆得神通，世尊悉下鬚髮為比丘也。
「爾時，佛告闍耶末：『汝為見此萬二千人與薩遮俱去者不乎？』闍耶末曰：『唯然，世尊！已見。』佛言：『是萬二千人，皆當於彌勒如來，下鬚髮作沙門，在於第一大會。所以者何？用聞是深法故。薩遮尼揵子當於彌勒如來作弟子，智慧最尊，譬如我第一弟子舍利弗。所以者何？用於佛法起貢高輕慢意，然後棄捐諸見故。』
「於是闍耶末道士白文殊師利：『後五濁惡世多有貢高。』文殊師利答曰：『唯，族姓子！後濁惡世眾，下劣卑賤之子等喜貢高。所以者何？不能具得四禪，用自大故而墮落，五濁惡世時不復供養比丘眾，是諸比丘意不得定立，何況致第四禪？用彼後世有諸瑕穢，為五濁惡世多喜自大憍慢。於是，族姓子！諸善男子，為有二事而造憍慢，何者為二？一者、自見以智慧而貢高；二者、以用衣食供

養，現已持戒智慧功德，便自墮落。其有而貢高、誹謗如來法，當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。』

「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！何緣而知他人有貢高意乎？』答曰：『「凡夫之士意亂不定，不謂阿羅漢者。」假使聞是說而恐畏者，則知為貢高凡夫之士。「得見如來，阿羅漢不見。」設使聞此語而恐畏者，則知為貢高凡夫之士。「為眾祐當施與之，不當慧羅漢。」假使聞此恐畏者，則知為貢高。「如來讚歎凡夫之士，不舉阿羅漢。」設使聞此言而恐畏者，則知為貢高。其有不出於諸塵勞，是為無所著，此謂於世間為最厚；假使有出塵勞，是則為著，非是世間眾祐。若有於此作行者則為貢高。一切諸法但以言說而為受，是謂貢高。不知一切，亦無所斷，亦無所行，亦不作證，是為入於審諦。』

「又問：『文殊師利！以智慧貢高者，有何言說乎？』答曰：『不諍亦非不諍，不稱憍慢，譬如師子百獸之王吼時，一切皆畏其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比丘不樂貢高者，不畏一切音。所以者何？謂音譬如呼聲之響，報應其響亦無心意識，用因緣合故其音響出。如是，族姓子！其心意識審如慧，彼不分別諸因緣音聲，皆衍諸響應，而無所起彼佛音響，亦無來外異道聲，亦無憂佛音聲，亦不覺眾音響，於諸瑕恚音亦不憂眾塵勞響。一切音聲無去來本末意，即印無所樂印，諸所語無高無下印，其印為立平等印，其相自然印，以一印入為法界平等御印，無所壞印，審如本無住印，真空義印，三世平等印，無起無滅印，自然現印，以是印印諸法，所樂無樂亦無有貢高。比丘聞是，不狐疑無猶豫，不得吾我也。』

「爾時，闍耶末道士白佛：『唯，天中天！我從鬱閣異道人親友，聞說是大乘功德，今者亦復從文殊師利，聞所講辯才，發無上正真道意；是故，願世尊為我如應說法，令吾具足道品疾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，教授開度不可計無央數人。』

「佛言：『闍耶末！今當為汝說菩薩行。有二法疾得智慧而建大乘。何等為二？一者、精進；二者、無放逸。何謂精進？謂求法才一切所有而施不惜，不望其報勸助道意。一所謂精進，用斷諸不善法故，皆具足眾賢善法，意平等行而無放逸；於戒清淨，不願諸所生。二精進者，謂不貪身意，忍辱之行無有放逸，無害心救護眾生。三精進者，謂積累諸功德法，無有放逸不知厭足，諸所修善積德賢良之法以勸道意。四精進者，謂一心具足無厭、無放逸禪，無所欲不退轉。五精進者，謂多求博聞，於彼施無放逸常寂靜然奉聖賢智慧。六精進者，謂習四恩之行以善權慧教授放逸。七精進者，謂身意行，其身意不亂心為空寂。八精進者，謂為一切故，於諸行等慈意，於法義精進而無放逸慈，於諸法無所著。九精進者，謂為

他人及眾生皆發道意，無放逸觀諸世間，譬如焰幻不捨道也。十精進者，謂所造行如救頭然，入於誠諦無放逸，滅於盡證慧無起施。十一精進者，謂具足諸相好，積累善本入無放逸，觀於法身無所起。十二精進者，謂嚴其佛國而無放逸，淨於眾生之土。十三精進者，謂嚴淨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，已脫諸滅冥，喜樂如來菩薩善權方便。是皆從精進而致之，是謂善權智慧，菩薩受是則致擁護不退轉，立無上正真道。』

「說是語時，闍耶末菩薩得不起法忍，欣然而踊住於虛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三千大千世界地，則為六反震動，其大光明普遍佛國，於虛空中而雨天華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。」

爾時佛便笑，諸佛世尊笑法，無央數不可計百千光色從佛口出，青黃赤白黑，遍諸無量佛國，還遶佛三匝，於頂上忽然不現。於是，賢者阿難整衣服從坐起，右膝著地，長跪叉手，以偈嗟歎，而問佛曰：

「智慧力吉祥明，　導師光七尺華，
微妙相三十二，　諸種好為具足。
如師子在眾中，　行步威猛勢至，
今佛者何緣笑？　願尊將為解說。
所說法駃如電，　音殊妙師子吼，
羯隨鳴振寶響，　其聲勝於梵天。
佛語普遍眾人，　其聲皆暢三千，
於一切常如應，　聞柔軟無不了。
語弟子以緣覺，　彼智慧無善明，
終不與普慧等，　眾菩薩亦難及，
今誰當得慧力，　願導師說開度。
若天龍世間人，　阿須倫皆發意，
以脫於一切受，　心中聞無所著，
無量行無罣礙，　踰不等無數億。
不可限無計數，　以平等為度世，
今願問空正慧，　以何故而喜笑？
青赤黃白之色，　種種光甚照曜，
其妙暉從口出，　照無數恒沙土。
遍無量百佛國，　諸種大等無身，
一切寂無所見，　佛善利無恐懼。
其光明欲出時，　諸弟子莫能及，
得未曾晃而照，　佛亦說緣覺事。
今願解大乘行，　一切智慧最上，

其光炎從頂入，　今所至無垢穢，
善哉快過諸天，　及世人所奉事，
願審諦而說義，　佛一言無有異。
斷六會諸狐疑，　今正覺何緣笑？
聞佛語歡喜悅，　無數人悉踊躍。」

佛告賢者阿難：「汝為見闍耶末族姓子，踊在虛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住於空中已得法忍，叉手如立稽首禮我，百千諸天來共供養。」
阿難言：「唯然已見，世尊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是闍耶末族姓子，已奉事七十二億佛，修善積德，常作轉輪聖王，悉奉事諸佛世尊，佛般泥曰已後，皆於七十二億佛所，建清淨梵行，皆護佛正法。」
佛言：「阿難！是闍耶末族姓子，後當見奉事五恒沙等如來，供承教述清淨行，當教授無央數菩薩，然後積累覺意之法，無數劫已得作佛，號曰慧王如來、無所著、等正覺、在世教授、具足慧行、天人師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上天下尊、佛、天中天，其世界名曰喜見，劫號一寶嚴淨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其喜見世界，譬如他化自在第六天上所有，喜見佛國人民所居處供養亦如是。是諸人民，無有六境界之法來至其前，一切人民相見，皆歡喜悉喜樂，見慧王如來皆忻悅，以是故彼世界名曰喜見。彼時如來教授一劫為作佛事，其正覺壽亦一劫，是故其劫號曰一寶嚴淨。彼世尊但以純菩薩為眾，九十二億菩薩皆不退轉，諸菩薩逮無所罣礙慧，起光德本。其慧王如來欲般泥洹，有菩薩名曰師子過而行，當受彼決：『我般泥曰已後，是師子過而行菩薩當得佛，亦號師子過而行如來、在世間教授。彼如來般泥曰已後，其法住十小劫，其如來舍利并合俱起一塔，廣長二千四百里，高三千二百里，皆以七寶作塔，眾人悉各各共供養塔。』」
於是闍耶末族姓子，從虛空來下，前稽首佛足，住世尊前說法界無所壞，以偈而讚佛曰：

「我種及法界，　人土亦俱等，
是界為慧壇，　以此授吾決。
法界及塵勞，　空種亦平等，
一切法如是，　我為已至法。
法壇婬欲種，　瞋怒亦如此，
虛空界為同，　以此授吾決。
生死無為土，　法界而無異，

水種為如是，　及火土亦然。
陰壇與界法，　眼識諸有分，
意部法境界，　諸分數悉定。
其諸有為種，　亦并無為界，
不見法有二，　則為授吾決。
世尊無五陰，　四大及諸入，
無名亦無色，　亦不有內外，
佛以音聲說，　而授於我決，
於此悉寂寞，　以是定受決。
佛者無有意，　如此授吾決，
我者無有識，　佛為授我決，
此決為誠諦，　如是則平等。
法界無所壞，　即如來無住，
等覺諸天人，　正立於正法，
寂然如虛空，　權慧善具足。」

爾時，闍耶末族姓子，以此偈讚佛已，遶三匝却坐一面。於是，佛告賢者阿難：「受是經，諷誦讚，廣為他人說之。」
阿難白佛：「唯然受已，是經名曰何等？云何奉行？」
佛言：「是經名曰『文殊師利所現變化降伏眾魔化諸異學奉受正法讚說經義』，名曰『寶藏』，當奉持之。」
佛說如是，文殊師利童子、闍耶末菩薩、賢者阿難，諸天人、阿須倫、世間人民，聞經歡喜，皆前為佛稽首作禮而退。
文殊師利現寶藏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